

小“王朝”的末日

7247.8

文学

小“王朝”的末日

本社选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贵阳

小“王朝”的末日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.5 字数82千

1978年12月贵阳第1版 1978年12月贵阳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15·363 定价0.34元

目 录

卡塞的怒吼.....	(1)
血泪仇.....	(54)
草鞋钱.....	(63)
小“王朝”的末日.....	(73)
“一窝蜂”落网.....	(161)



苗族人民聚居的四大寨，方圆有一百来里。四大寨这名字，是猛冲、猛林、晒瓦和卡塞四个寨子的总称。每个大寨，由好几个小寨子组成，大地名下各有小地名。另外还有一些分散的小寨子，就象大母鸡所带的小鸡一样，散散落落的。

这地方地势险恶，到处都是高山陡坡，悬崖绝壁。苗族人民就按着他们住家的习惯，把住屋修在那些尖坡陡岩上，修在那太阳一出来就照着的地方。

这故事发生在卡塞〔sǎi〕。

卡塞在四大寨区域的西南面，它由高寨、中寨、下寨和卡多四个小寨子组成。这四个小寨子分布在两座大山上。前三个寨子占着一座山，那是座巍峨险恶的大山脊背；寨名就是根据地势高下来取的，三个寨子紧紧相连，寨与寨相距不过半里。但是，即使在地

势最低的下寨，离坡脚也还有一千多米。站在下寨寨口放眼一看，万峰起伏，好象大海里的波浪一般，从脚底一直到大边。卡多有二十多户人家，又在另一座大山上，与下寨遥遥相望。两山之间，尽是乱石陡坡，一道小溪流过山脚，弯弯曲曲，顺着峡谷流入寨子西面的三角河。两山相距不过一里，喊话都听得见，走起来却麻烦：从下寨到卡多，须得沿着一条曲折的茅坡小路，转一个大弯，到山脚下越过小溪，再往上爬，足足有十来里路，再快也得走上个把钟头。两座大山背后，尽是断崖峭壁，山羊也不敢在这里经过。卡多左边，有一条小路通布崩、九岭寨。由下寨向西走，翻过几座山，就是猛林。从猛林再往前走，就到土皇帝小罗山住的狗场堡〔tɔŋ〕上了。

小罗山本名罗发祥。不管你背后怎样叫他，如果当面用汉语称呼，就非叫他“么老爷”不行。么，是兄弟姊妹中间排行最末一个的意思，小罗山在他兄弟中间排行最末，就要别人喊他“么老爷”。他独霸一方，作威作福，外地的人，有的竟把他当作“苗王”。四大寨原是在另一个土皇帝大罗山的手里。一九二五年，就是“牛的年”①，他用武力打垮了大罗山，夺

① 当地习惯按生肖代表年份，例如甲子年称为鼠的年，乙丑年称为牛的年，另外还有羊的年、马的年、猴的年等等。

得了统治权。大罗山已经是够残暴的了，小罗山比他更残暴。短短二十多年，当地苗族人民，死在小罗山手里的不计其数。单是那个吃人的龙洞，就吞下了两百多条性命，洞底高高地堆积着白骨，洞边的黄土，已经被历年的血污浸成了黑色。

龙洞是小罗山杀人的一个特种刑场。洞在他家屋后，深不知底。他家里常常关着不知“犯”了他什么“法”的囚犯，只要他说声“拿去喂我的龙洞”，就会被砍死了或活生生地丢到龙洞里去。这刑场有时也当作刑具使用。为了逼钱，他常把人绑起吊入洞口，越放越深，答应给钱才扯起来，不答应就一刀割断索子，要你的命。

除了这龙洞外，所有皮鞭、枷锁、牢房等等整治老百姓的刑具，他是应有所有的。

他的话就是“法律”，话无定准，今天可以说哭是“犯法”，明天又可以反过来说，笑是“犯法”。曾经有人因为放了一个屁，被他罚了六十块小洋^①。他自派捐款，自养兵丁，如果他要出外抢女人或同别的土皇帝打仗，还要逼着所有的人都去给他卖命。他种鸦片烟，他四处建仓库，囤积粮食；他设起小小的

^① 小洋——一种云南省造的银币，每个定值五角，又叫“云南半块”。

兵工厂，专门造枪造弹。总之，他用一切设施，巩固他这“小天下”。

就靠着地势险恶和他这些统治设施，那些年代，连贵州军阀和国民党的所谓正规部队，也不在他小罗山的眼下，几次派兵打他，都被他撵出来了。不过，他们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，既然大魔头吃不下小魔头，他们就干脆勾结在一起。从此，反动政府就捧他为绅士，把保董、乡长之类的官衔送他，还准他世袭，可以传给他的后代。每个新上任的县老爷，总得先到四大寨拜望一下。连那些从外国来传教的长胡子神父，都要先到他家吹捧吹捧，说天主最爱的就是他这样的人。

可是，说来好笑：尽管小罗山刮尽四大寨的民脂民膏，他自己却吃饭不长肉，狭长脸，尖下巴，一对小眼睛，活象个猴子；尽管他比老虎还要凶恶，他的胆子却又和老鼠差不多。他经常怕人家暗算，不敢轻易出门，活了几十岁，连紫云县城都没去过。他把屋子修在一座孤孤独独的山顶上，还砌起石墙围在外面。其实这也不怪他，他深深知道，四大寨人民并不甘心任他宰割；小小的卡塞寨，就和他对抗了三年，这使他和所有的反动统治者一样，不怕别人，就怕“自家的老百姓”。

卡塞寨农民反抗小罗山的事，开始在“羊的年”，就是一九三一年。

还在“马的年”，就是一九三〇年，农历七月间，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：

农历七月十五，按照苗家习惯，要杀牛宰马过“小年”，祭奠祖先。没有牛马的人家，也得想办法到市场上去买几斤肉。这年的七月十五到了。卡多寨上有个王老杨，杀了一条残废牛，在卡多寨上卖，按照一般市价，一块钱八斤。不料，小罗山这天也派人到中寨来杀了一条牛，一块钱只卖四斤。这样，当然没有人买他的，直到天黑还没卖完。王老杨事先并不知道小罗山要来提高价钱卖牛肉的事。等他知道，时间已晚了，既不能停止不卖，也不能提到小罗山要的那个价钱。好在肉已不多，只好按原价卖完了事。

第二天，快吃早饭的时候，小罗山的亲信爪牙班九华领着几个兵来了。王老杨心里一跳，赶紧陪着笑上前招呼，并且叫他老婆立即打酒办菜，请他们吃饭。班九华等人毫不客气，坐下便吃。等到吃得酒醉肉饱之后，班九华把杯子往桌上一放，站起来说道：

“喂！王老杨，么老爷昨天丢了条水牛，派我们来寻查！你胆子倒大，把牛偷来杀了，还把牛皮晾在你屋

后面！请你到壘上^①走一趟吧！”

王老杨见到他们来，就料定要出事；不过，却想不到小罗山会拿这个罪名来诬〔wū〕害他。他又气又急，可仍然不露声色地说：“好吧，老兄！常言道，‘打失一物，连累千家’。我这条牛倒本来是从火烘寨子买来的。既然么老爷丢了牛，疑心我，我一定去当面说明白。不过，大家都没吃饭，多少吃点再走吧！”说后，他就进屋去添了几碗饭出来，叫大家一起吃。几个家伙正吃得起劲，王老杨假借添饭的机会，一溜就钻出后门跑了。等到班九华察觉时，追赶已来不及。

这一下，可惹火了班九华这个狗腿。他一声命令，几个匪兵四出动手，赶走了卡多寨上的五十多条黄牛，抢走了衣物、火枪、喷呐〔suǒ nà〕等不少东西，还押走了三个人。

王老杨跑出去以后，茅草坡里睡，山洞子里藏，十三天没敢归家，只靠摘点野菜野果混肚皮。这天夜里，他实在饿慌了，便悄悄跑回来。来到家门口，正要喊门，突然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了他。——班九华正带着几个匪兵埋伏在这里。王老杨的老婆听见响动，

① 壘上，小罗山住的地方。

开门一看，她丈夫已被五花大绑捆起来了。她扑上前去，被班九华劈胸一脚踢翻在地上。等她醒来，丈夫已被人拉走了。

过了几天，浑身是血的王老杨，被吊在狗场路边一棵大树上，只剩下一口气了。小罗山命令所有赶场的人都来看这“偷牛贼”。好心肠的人不忍心去看，走路都避开那里。

又过了两天，小罗山把王老杨拖到龙洞口，用铡刀铡了头，丢进了龙洞。王老杨死也没有承认自己是“贼”。

这事激得卡多寨人人眼睛冒火。王老杨的老婆，守着族中一位兄长王老怀哭得死去活来。王老怀气得脸色发青，眼睛发直，可一时也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

二

卡多寨上的王老怀，是个结实精壮的汉子。他背阔腰直，额宽脸大，一双手有百十斤气力，在哪里一站，就象一座石塔模样。他在这寨上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和尊敬。尊敬他，并不是因为他身材魁梧，会做庄稼，而是因为他心地亮堂，又厚道又公正。在寨上，人家有什么难事，总跑来找他。不管大事小事，姓张姓李，他都当作自家的事一样干，有钱时帮钱财，无钱帮气力。他没读过书，说起话来却有条有理，句句落实。不管人们有什么扯不清的纠纷，只要他说几句话，即使再不开明的人也无法再胡扯，“王老怀都那么讲，那还有错？”他作事就象钢钉钉铁板那样，事前并不征求要办，一旦认定要办，崩山塌石也阻止不了他，再吃多大的苦也不后悔。那时他虽然才四十多岁，一言一动，可比一般寨老^①还有力量。

王老杨被杀的事，几乎叫他脑壳炸做八块。可一时有什么办法呢？堂弟媳守着他哭，他只好咬着牙安慰她：“等着吧，好好把娃崽〔zǎi〕拉大^②！总有一

① 寨老——苗家寨子上的自然领袖，一般都是年龄较大的老人。

② 娃崽就是孩子，拉是养育的意思。

天，我们要替老杨报仇！”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他信心不大。

他安顿了那孤儿寡妇的生活，又找寨上的老年人来商量善后。结果还派人去向小罗山求情，承认抽几条牛“赔”他，才要回了被班九华夺去的一大部分耕牛。至于一般零碎家什，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。

“羊的年”到了，这年轮着王老怀当甲长^①。这个差使可苦坏了他，一要磨脚跑路；二要经常给这家那家垫些钱缴款，弄得他生活一天天窘迫。小罗山的捐款，却又越要越多，越来越密，说不清的名目花样；再加上保长韦文科的加倍勒索，逼得人们简直缓不过气。

韦文科是小罗山的亲信爪牙，家住在中寨地方，小罗山派他做保长，专门在这卡塞寨上派捐逼款。这家伙个子又高又大，满脸横肉，一身牛劲，要起他手双刀来，七八个人都靠不拢他。他有两个儿子，都象凶神恶煞一般。特别是他那个大儿子韦老宋，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。韦老宋长得比他爹还高一头，无论到哪家都要弯下腰才进得门去。他有两件不离身的法宝，一支枪、一副纸牌，成天不是玩牌骗钱，就

① 这一带地方，甲长是个苦差，没人愿干，便采用轮当的办法。

是拿枪做坏事。除了小罗山的势力以外，韦文科还仗着他这两个儿子，更是无恶不作。

三月里的一天，班九华又带着几个人到韦文科家来了。听了韦文科的两句话，班九华一伙人就赶到卡多寨王老怀家来。王老怀这天不在家。这群狗腿子就说他故意躲避，把他的儿子王老颂抓起就走。到了韦文科家里，刚一进门，韦文科就指着王老颂的鼻子吼道：“赶快把欠款交来！”

王老颂翻着眼说：“总共只欠了二角五分捐款，你凶啥？更多的捐款我爹都垫了，他今天不在家……”

“二角五哇？哼！”韦文科一声冷笑，接着就数落起来。“你晓不晓得呀，走遍这样多寨子，就数你们卡多难缠！一次两次三次，总是流汤滴水，弟兄们草鞋都不知跑破了多少双！现在不管你那二角五不二角五，连弟兄们的洋烟伙食加罚款，四十元钱，马上交清！”

王老颂和他爹一个样，是个最听不得歪理的人，而且性子急躁，没有他爹那样稳。他听了韦文科那番话，不禁竖起眉毛来冷冷地说：“你说好多就是好多，怕你不要！”

韦文科听他这一说，气得脸红脖子粗，跌脚大叫道：“这是么老爷的命令，你敢抗拗？给我捆起来！”

话未落音，几个狗腿和他的大小儿子，立即抢步上前，把王老颂捆绑起来了。韦文科挽起袖子，顺手摸了一根酒杯粗的柴棍，照着王老颂劈来。克嚓嚓一阵声响，棍子一节节地断下来，远近横飞。王老颂的衣服被棍子扯得稀烂；眉头上划破一条口，鲜血流过眼角、脸庞，一滴滴往下掉。可是，他咬着牙一声不吭，也没一滴眼泪。

“你交不交？”打了一阵之后，韦文科又这么问一句。问不出结果，他又打。

突然，王老颂眼珠一亮，说：“好了，给你吧！我家四十块钱还有，回去给我爹说，明天晚上给你送来！”

韦文科棍子一丢，冷笑道：“不给你点味道尝尝，你不晓得韦保长的厉害！去吧，明天不交，不怕你爷们会逃上天！”

王老颂回到家里，看到父亲还没回家，他也等不得第二天，就在这天夜里又到韦文科家去了。不过，他并没带钱，却带去了一大伙人。这夜，寨上的王老禄、王老福等十几个青年，还有一些布崩、九岭寨来的亲戚朋友，一共几十个人，拿着火枪、马刀、矛子、木棍等等武器，随着王老颂悄悄摸进中寨，把韦文科的房子围了起来。

王老禄是个胆量十足、爱管不平事的青年。这时他把火枪尖一挑，迎头冲进大门里，大喊道：“韦保长，还钱来啦！那二角五分钱本是我老禄欠的！如今你要四十块，就给四十块，快来拿吧！”

屋子里静静的没人应声。

这时，王老禄带着几个人跟进了屋子。只见王老禄从侧屋里拉出韦文科的老婆和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来。王老禄上前问道：“你家男人呢？”

“他……他……才出去……不久。”

“你那两个儿子呢？”

“和和和……和班九华不知上哪里去了。”这婆娘吓得说话打疙瘩[gē dā]，浑身抖得象筛[shāi]糠一样。

大家又四处找寻了一遍，没有什么。王老禄摸着自己身上的伤，一时性起，乒乒乓乓，一口气将韦文科家的锅儿鼎罐打个稀烂。然后，大家就带着韦文科的老婆和孩子，回到卡多寨来。

原来，这天晚上，韦文科正巧到后坡拉屎，刚爬上山，就见一群人围了他家屋子。他吓得连夜赶到他的么老爷家报警去了。

这天，王老怀有事到远处的亲戚家去了。他深夜回家的时候，王老禄他们也回来了，屋里屋外坐满了

寨子上的人。他听了这事的原委，坐在凳子上足足沉默了顿把饭的工夫，才一拍大腿对着众人说：“好吧，我们不要象老杨那样等着进龙洞，就是死也要拚个值得。”

接着，他就往下细讲，说这回是和小罗山闹翻了，就这样松松散散，马里马虎，是不行的。唯一的出路，只有大家扭成一条心和他干。

“干！”王老禄一拳擂在桌子上，震得灯光闪跳了几寸高。很多人同声响应。

王老怀点头说：“干，那就要有干的办法，我们大家商量一下吧！”

商量结果，最急要的就是修理寨墙。好在夜里月亮，登时全寨老小都动起来了，有的砍树枝，有的割刺芭，有的抬石头，负责筑补的专门筑补。到第二天下午，四周寨墙已补好了，墙外还围上了一层厚厚的刺芭，每个寨门脚，都堆上了几大堆石头瓦块。紧接着就是集中分配刀枪棍棒，并在每个朝门和高坡上轮流放哨，严密防守。

果然，又过了一天，中午时分，韦文科父子和班九华带着百多个人来了。他们围住寨子，口口声声要把王老怀、王老禄他们一家一家地斩尽杀绝。

朝门口上，王老怀提着一把亮晃晃的马刀答话